

非洲播道之開祖

西歷一千九百十三年

非洲播道之開祖

中華民國二年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一月出版

(非洲播道之開祖)……(價銀四角)



原著者 英國馬 搜

譯意者 英國瑞思義

述文者 上虞許家惺

發行者 上海廣學會

LIVINGSTONE, THE PATHFINDER.

By

Mr. BASIL MATHEWS, M.A.,

Editor of L. M. S., London.

TRANSLATED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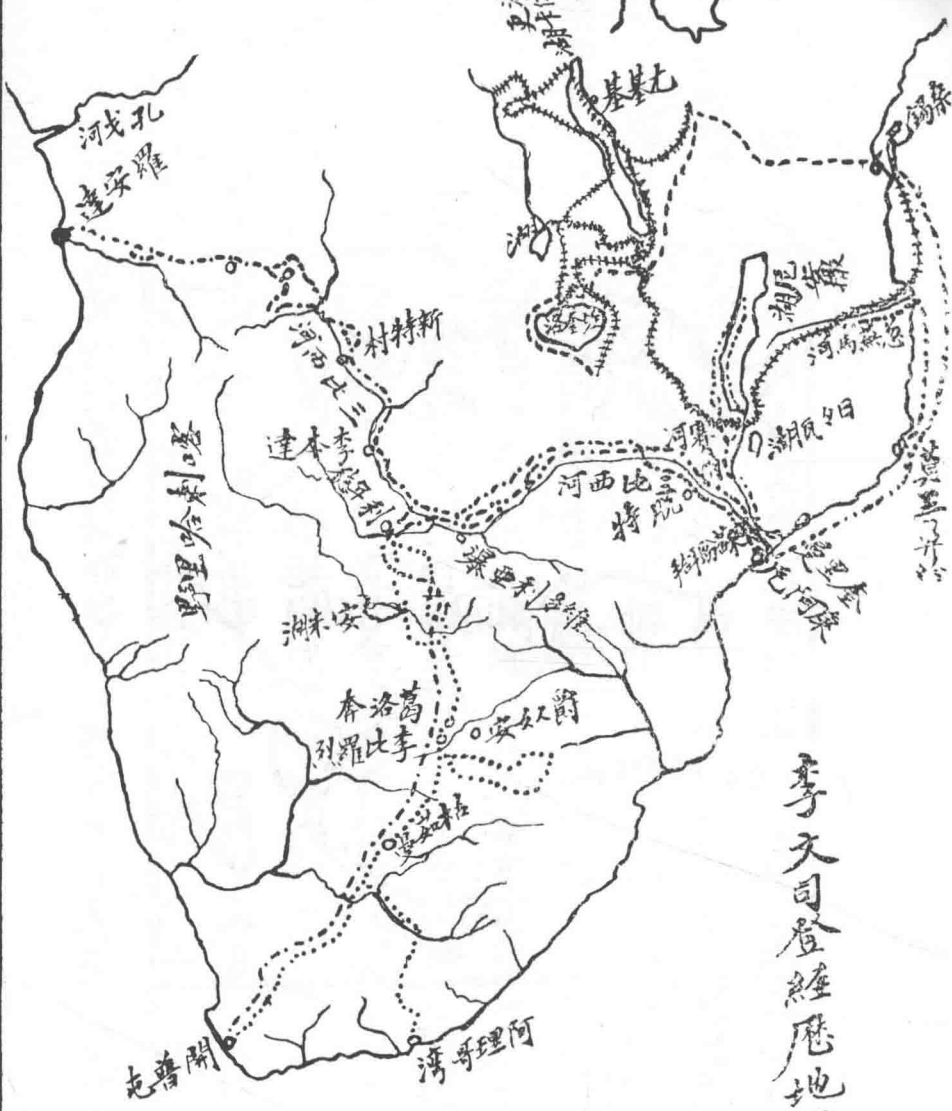
W. HOPKYN REES.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3

湖徽安尼亞利羅維



李文司登經歷地圖

此為李文司登所歷之程



非洲幅員圖

非洲播道之開祖序

今年春。歐美各地。舉行李文司登誕生百年之紀念。無慮數百處。凡紀載李之書籍。搜集甚夥。是書爲倫敦會記者馬搜所著。專爲初學繹誦之用。略述李爲播道之傑士。非洲之先導。至其播道情狀。別著專書。司本會譯印之李文當李探地非洲之時。非洲遍地。爲榛狉野族。道路不通。貿易不興。今則鐵道教堂學校。皆先後建設。販奴惡習。早已革除。其地土人。亦嫻工藝貿易之事。昔日隱祕之湖泊。今已設立汽船會社。以便行旅。是皆出諸李文司登之所賜也。今播道教會林立。如法之新教會。英之安立甘會。浸禮會。倫敦會。美之公理會等。均相繼傳播於非洲。今日有命名勃蘭泰爾地者。即李文司登在英國原籍地已有傳道教士三十餘人。其地子弟。均嫻習工藝印書等技。迄今非洲中部。有一大區域。名曰李文司登者。隸屬於英。英倫蘇格蘭兩處。國家學校。亦設立傳道會。派赴李所探覓之地。以播教旨。非洲酋長村長。亦多皈依教會。至今其地。已有西人若干。土

人數千。爲主殉道而死。而英之倫敦。幷設有李文司登之醫院。是皆爲李文司登精神感召之所致。故試尋繹其事實。吾人莫不受其感動。其效且垂諸累禩。播諸世界。奚獨非洲一地而已耶。西歷一九一三年八月英國瑞思義序。

非洲播道之開祖目錄

- 第一章 紡織廠之童子
- 第二章 千村烟戶之鄉
- 第三章 李文司登臂受獅傷
- 第四章 牛車中之女后
- 第五章 孩童見湖
- 第六章 非洲探路之先導
- 第七章 刳木艇與森林
- 第八章 危險山林之障礙
- 第九章 有聲之烟
- 第十章 毒矢之危險
- 第十一章 奴販焚掠之慘

第十二章 奴販之蹤迹

第十三章 荊棘中之銃矢

第十四章 李文司登最後之歷程

第十五章 豪傑之林

非洲播道之開祖

英國馬思義口譯著

上虞許家撰述

第一章 紡織廠之童子

蘇格蘭某村。有一家焉。溪流繞屋。潺潺有聲。某冬之夕。其家幼稚男女。環立其祖父臥榻之側。請述戰爭之軼事。時其父方讀。母方織。亦爲之申請。其祖乃言。曾祖昔日助查理與喬治王戰於喀勒登地方。某晨喬治軍突至。查理戰敗。曾祖死之。其母繼言曰。余祖曩日卽助喬治。不啻兩黨。今則融洽無隙矣。余祖年少時。性喜自由。崇奉上帝。然其時教徒。備受逼迫。被逐荒陬。或錮或戮。所遭甚酷。一日羣冒風雪。聚集廣場以禮天。未幾逮捕之騎。圍集。慘遭拘殺者甚衆。然迄今教禍已弭矣。至是其父亦言。余有昆弟二人。從軍於西班牙。預滑鐵盧之戰。言時以手指李文司登曰。大衛。滑鐵盧戰爭時。汝生纔一齡耳。汝之祖先。當數百年前居於蘇格蘭西之錫伯利島。蓋世爲農民也。

李文司登生於一八一三年。有昆弟姊妹各二人。父業茶。充聖日學校教授。每夕諷誦不輟。既昏扃戶。必先集羣兒。使之入室。一日大衛遲歸。門閉不得入。不敢扣戶。亦不啼泣。索鄰人麵包以充饑。默然倚階而臥。後爲其母所覺。乃延之入。李氏父母家貧。大衛年十齡。傭於紡織廠。巡視紡機。接續斷線。每日晨六時入廠。夕間八時輟工。乃大衛心機之繁蹟。一如其紡機。彼於工作時。復置書紡機以誦之。雖往來巡視斷線。而手揮目送。誦不稍輟。其第一次星期所獲工資。除購拉丁文法書外。尙以餘資歸獻其母。每工畢。復至夜館肄業。既返家。復勤誦不怠。其母滅燭催促。乃就寢。遇假日。輒偕其弟登山涉水。採鳳尾之草。或捕昆蟲蛺蝶無底螺以爲戲。一日釣於河。獲鮭魚。懼違例禁。乃匿諸其弟褲中。僞飾脛腫狀而歸。年十八。廠主人欲遷其職。雖工作較難。而工資則較增矣。

第二章 千村烟戶之鄉

大衛雖執事工廠。然常思探地海外。如歐洲波斯印度緬甸中國等處。均思一

涉其境。聞有豪傑喀刺拉甫醫士。往游中國。華服傳道。分播書籍。大衛欲效法喀氏。踵至中國。謂喀氏效法耶穌。以上帝獨子。降臨下世。而爲播道之醫士。余亦當效法喀氏。而爲播道之醫士。是卽李文司登一生事業之見端也。然李文司登。僅一工廠少年。何所得資。以展其志願。倘從事醫術。則不僅糜費。且稽日力。乃商諸其親。暨其地牧師。咸嘉其志。一日告其親曰。今夏余尙擬執事工廠。思儲資少許。至冬間肄業於格拉斯哥。迨至冬令大雪。大衛乃偕父啟行。徒步至格拉斯哥。宿於貧民寄宿所。翌日。大衛乃以儲資。繳充學費。其父既歸。頗覺孤寂。每以蘇諺鼓勇登山。以自勵。後函致倫敦公會。願任外國探地之役。得覆令詣倫敦。謁見會長。三時八分既至倫敦。往游惠斯明斯德名人葬地。穆然起景慕之忱。初不料其百歲以後。亦預此榮焉。倫敦會既聽其議。惟須先令肄業。恩思囑爾修道院。習鍊其學。時大衛有一軼事。足徵其勇幹之過人也。一夕大霧。天未破曉。大衛出行。欲至倫敦。訪其戚某。天昏霧重。誤墮溝中。既至倫敦。小憩。

卽返。途遇婦人墮暈。大衛爲之抱置村舍。施救乃行。復行數里。迷道力竭。不敢臥地。乃援指路之榜而登之。藉星光而辨路。迨夜將半。卒抵於家。一晝夜行程一百八十里。其同學語人曰。水火石壁。均不足以沮李文司登之行蹤。斯語洵然。行裝既具。欲赴中國。會中國有戰事。未能果行。時穆富德教士。方由非洲回。其人頽而多髯。爲探斐洲之先導。蓋其時非洲內容。殊爲隱秘。所繪輿圖。除輪廓外。無山水城鎮之名也。穆謂李文司登曰。在吾人託足地址之北。時有千村炊烟上起。然迄無人一探其地。李文司登聞之。毅然請往。公會允之。乃卽還家。一宿卽行。時一八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晨間五時。家人均起。環而飲茶。大衛乃誦詩篇一百二十一篇。第六七節以安家族離別之心。乃先與其母及姊妹相別。其父送至格拉斯哥之舟次。不意父子二人。由是永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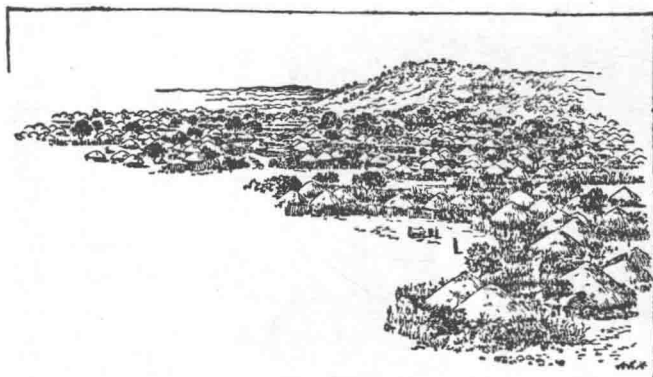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李文司登臂受獅傷

李旣乘舟。時當夜半。天氣清明。皓月懸空。波濤汹涌。日間酷暑。偶有涼風。李文

司登與船主參考一奇異之器械。李以詢船主。船主曰。余卽以是窺測星月。探洋海之道路也。君播道非洲。有居室園圃禮堂。以供居處。苟探路非洲。必有土人爲君引導。況君職非駕駛。何習此爲。李聞其言。亦以爲然。然習聞非洲有村舍千區。炊烟直起之地。爲白色人種足跡所未至。且村舍之北爲曠野。曠野以北尙爲世人所未知。余苟涉足其境。亦若扁舟航於無路之洋海。故擬習此以備異日之所需。舟行三月。至大西洋與印度洋相介之阿理哥阿地方。舍舟遶陸。駕羣牛之車。歷二千餘里之大曠野。其間或過高平之原。或經無人徑之山坡。以渡奧蘭治河。渡河方半。車轍陷淖。牛羣擾亂。幾覆於河。嗣由御者執鞭叱渡。得達彼岸。至是見有蜂雀鳴於林間。鴛鳥蹲於草際。高於恆人。疾於奔馬。其地羚羊。偶聞銃聲。能躍高十尺。每日必擇有水源之地宿焉。或飲牛於河。或採樵蘇。或覓芻秣。晚則以鴛鳥充膳。李與其友。或藉草以展臥具。或蜷伏而憩車中。每晨卽展輪前進。行歷四五時。日光熏灼。卽小憩於途。每藉車蔭以進食。未

幾行抵枯茹曼。枯茹曼卽穆富德之居地。時穆尙在英國未歸。枯茹曼本荒僻瘠壤。以穆善樹藝。種植蔬果。忽成園囿。距枯茹曼六里。有泉源焉。穆引至其地。以溉種植。李卽在其地稍息。然未嘗有久居意。因其不忘非洲有千村炊烟上。升之一語。以故李文司登所至之蹤迹。尙遠離枯茹曼七八百里之遙。爲世人所不知者。於是李復啟程北行。是日無所得食。以犀牛爲餐。一日晨起。行甫三十里。見有非洲孤女。年約十一齡。因有暴客欲販鬻爲奴。乃追及李車而逃匿於其下。李乃力任保護。食之以膳。未幾。追捕者挺矛而至。此無告之孤女。乃解獻其頸所懸之小珠。以求免。時其地土酋之子。已信仰耶教。乃逐追者而去之。李乃撫孤女而慰之曰。汝毋懼。若輩卽來五十人。亦不能攫汝以去也。其地所居皆蠻族。各以獸類名其族。此族彼中名曰喀樂。喀代族卽鱷魚族焉。李居其地半載。未見有諳英文者一人。而李於其地。巴奎納方言。及其習俗。莫不備知。知其婦女頗極勤瘁。土人勇悍殘暴。故其部落恆有戰事。惟巫者之權最大。人

非洲之村



皆憚之。彼族巫者。能黥察人之隱謀。有蠱殺酋長之牛者。巫必黥而得之。使置
 諸法。巫卽以是術。誣陷人罪。李欲革除其迷信之巫風。爭戰之慘禍。曉之以乾
 父坤母民胞物與之大道。其地名曰李比羅烈。距
 喀辣哈里甚近。近村有水道。而村內苦旱。巫者屢
 以術禱雨不驗。李曰。余能祛旱。乃以無柄之鐮。導
 潛水道。以灌村內之園圃。蔬菜茂盛。李復築一室
 以居之。巫者皆奇其術。李於是行經喀辣哈里之
 曠野。一日行抵巴喀族之部落。或曰是村近有戕
 害外人事。汝其慎之。李聞之。無怯色。直入其村。啜
 粥於稠人中。并臥於戕害外人者之側。以示坦白
 無戒備。復前行。則有無數瞽者跛者。及患疾之人。
 環牛車而乞診治。李莫不接之以誠。不若他人專

以手銃鞭箠。爲應付之具也。彼但勇於冒險。恩以接物。闢治田園。與人同樂。由是感化人心。使變化其氣質。且李善騎擅走。獵獸泗水。其技尤勝於黑人。會駕車之牛罹病。於是舍車而徒。黑人私議。以李弱體。何耐行役。其飾爲健足者。不久則疲矣。李聞之。乃鼓勇迅走。跋涉山谷。矯健絕倫。黑人力不能逮。乃哀其緩行。是時有酋長與李比羅烈之族戰。盡逐其族而空之。李乃詢於猴族曰。余得居此乎。小酋對曰。余當舞祝而歡迎之。使我人民爲君治園囿。李乃決居其地。然先須北行一千二百里。每夕詢土人以掌故。李亦述聖教歷史以告土人。某日下坡與黑人言。忽墮而傷指。傷尙未癒。某夕聞獅來襲。執銃拒之。獅逸而指傷潰裂。流血甚多。黑人感其衛己而傷指。願效死弗去。未幾。回至猴族。其地距枯茹曼二星期之程。有山有谷。地勢腴美。惟獅患最劇。每夕獅吼若雷。治園之工人爲之停輟。某日獅來噬牛。土人大駭。曰。獅出必夕。今竟晝見。尤爲震懾。故雖捕捉。而獅無所懲。一日獅食九羊。李乃以銃擊之。李名大衛。與舊約大衛擊

獅。洵堪媲美。李以獅若受創。必相率遁入山林。俾免驚擾。嗣復見一獅踞石上。李等圍捕之。某教習以銃擊之。彈中巖石。獅舔之以舌。乃遁去。土人則謂獅能行厭勝術也。李謂余循行山麓。見獅蹲石上。前有棘叢。距余約八九丈。余以鎗擊之者再。獅尾上翹。意甚暴怒。余乃裝彈。復擬再擊。甫一反顧。忽聞大吼。獅撲余身。以爪按余肩。余立仆。獅聲咻咻。如猛犬之捕鼠。余斯時眩暈。不知痛懼。但覺一爪按余腦際。時教習發銃二次。擊獅不中。獅忽離余躍起。直搏教習。立噬其臀。時有余昔日所拯之某少年。以鐵矛刺之。獅復舍教習而撲少年。未幾。獅因傷重乃斃。然李之肩骨。已爲之碎。巨齒之噬痕。共計十一。亦云險矣。

第四章 牛車中之女后

李於其地設一學校。棕色裸體之男女。羣來就學。皆作逡巡畏縮狀。蓋習聞白種民族。能噬人之讐言也。校在馬坡宅。李文司登實爲之師。其時臂傷。尙未愈焉。開校之日。學徒裹足。酋長強之。乃蒞止。然棕色之兄弟姊妹來校時。皆先後

掩護。趨起而進。不敢逕前。至次日則皆歡然而至矣。校中無几案硯石畫幅等。至於操場。隨地皆是。但不敢遊戲林中。因獅患未除耳。初校中無女師。李聞穆富德由英回。乃至距枯茹曼四百餘里之地。逆穆富德夫婦。暨其長女馬利亞。李文司登乃與馬利亞結婚。回至馬坡宅。於是女校乃有女師。至其居屋。或磚或石。皆爲李所親造。蓋土人僅能構結圓棚。故不能助李築方屋。建屋之磚。亦爲李所手陶。窗牖門戶。則取材於林木。其所需之燈蠟肥皂。亦皆自製。因其地距市約數百里也。凡一切家政。夫婦二人。莫不優爲。而事無不舉。至每日事務。均有常規。因日光甚烈。故六時早餐。八時授課。十一時休課。午後李乃從事於灌園木工冶鐵諸術。馬利亞則於午後授課。文學鍼黹。莫不兼授。有徒百餘人。李則於日夕。乃爲人診治疾病。其勤瘁也如是。每至日落。集男女於廣場。復爲演講聖經歷史。未幾。復有一教士來。李文司登夫婦乃相偕北行探地。馬坡宅人堅挽留之。謂余等當另築一宅以居之。而李爲探路先導者。卒鼓其熱心。奮

勇前進。至距馬坡宅一百二十里之爵奴安地方。其酋長希希利大爲歡迎。李氏復在其地築室設校。乃土人向無文字。焉知書籍。獨酋長發憤勤學。一日之間。能盡識字母。希希利欲其所部盡信仰耶教。謂李曰。余將出令。強余所部。皈依耶穌。否則以皮鞭逐之。李曰。不可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也。未幾。李舉一子。土人皆喜其皙白而愛之。會爵奴安天氣酷熱。久旱無水。沙土蟲類。日灼卽斃。李乃移宅至石礫之鄉。傍河之地。名葛洛奔者居之。土人因李移徙。亦復紛紛謀徙。擾亂如蟻。既至葛洛奔。其地多獸。恆入村擾人。一日李在其戶前。殪殺犀兕。復助土人。濬一小河。引水以灌園圃。且與其妻設立學校。一夕忽有人驚惶奔告。相距三十里之某森林。有獵戶爲黑犀牛所困。既以角殺大象。復觸踣輿夫。速請馳救。李乃策馬攜藥前往。或告以森林爲羣獅犀牛所出沒。其狀殊險。請勿往。李不聽。逕詣其地。至則傷者已斃。李乃夜行馳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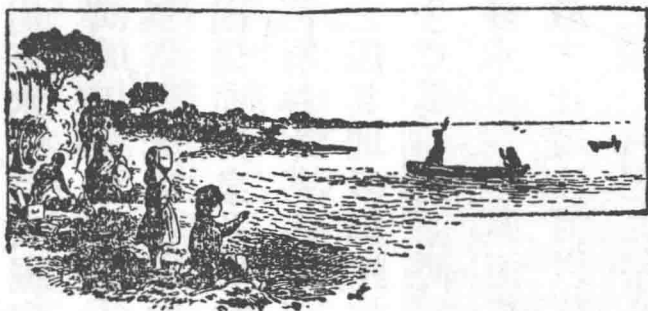
李聞逾喀辣哈里草地。北行數百里。有大湖在焉。欲往探之。希希利告之曰。余

非 洲 之 木 雜



未聞外人能逾此草地也。李曰：非洲苟有人類居住之地，則基督信徒必宜前往。適湖傍一酋長素稔李名，迓李前往，使者告之曰：余酋殊饒富，其牛闌以象牙成之。李乃偕伴二英人乘牛車北發，上越山林，下走平陸，荆棘當道，刺能螫人。其地有佳美之食井，及能躍之羊，啾啾之猴，以及大羣之駝鳥，并巴西豬獅類。土狼豺等，薈萃其間。其草類皆具球根，深入沙土，能吸水自養，根球味甘而涼，距地面二尺，大如嬰孩之頭。一日李行道渴甚，行抵一地，土人色較黃，其言格磔難辨，而其居民獨擅繪事，爲非洲冠。初外人入村求飲，土人却之，客必怒而加以威脅，土人乃報以毒矢。惟李文司登之求飲，和婉可親，有數婦人乃以駝卵之水相予。然其地無雨水，且無井泉，駝卵之水果何從置之。蓋河道沙

下。尙有水流。婦人掘穴而實以草類。以爲濾澄之用。然後吸以蘆管。藏諸駝卵。以草杜塞卵口。攜儲於村之窖底。外人未易求之也。未幾。李偕同伴復進。惟天旱無雲。湖光杳杳。李頗疑之。一日似見雲水蒼茫。確近湖壩。李大喜。牛亦速行。似因渴而奔泉。乃導者譏之曰。是幻象也。距離湖水。尙有九百里。俄而行抵一小河。有林木甚多。其族人不願與人爭戰。各刺小舟。泛宅以居。舟刳天然樹形爲之。因其地多獅蛇。故不如舟居之善。全家食宿。皆在舟中。李等亦駕舟前進。較牛車爲穩適。循河而上。見有小川由北而來。李詢以此川之源。土人答曰。是由多水多樹之區而來也。李聞之大喜。竊意既有水源林木。則居戶必盛。洵爲傳教之佳境。然何以草地尙絳渺若是也。但李文司登卒。因是而獲世人所未知之境。一八四九年八月一號。竟發見安米湖。歐人至此者。以李爲最先。李乃立即前進。欲窮其境。而酋長尼之。使居湖畔。不助其行。李乃擬束木爲筏。載牛車以溯湖。旋因木朽難束。遂不果。其後知安米湖上。產鱷甚多。時傷人畜。李不



第五章 孩童見湖

得已折回。歸告其家曰。苟他日至湖。余其爲鄉導矣。

翌年。李文司登率家屬啟行。并挈小孩三人。車行所見。羚羊跳躍於草際。年幼黑人。以弓矢獵之。而日光掩映沙際。閃動生光。斑馬水牛。絡繹不絕。既至蘇嘎河。見有土人孩童。操小舟狎浪以嬉。羣象以鼻吸水。噴灑其身。以祛熱。至是乘車之牛。突入陷坑。蓋土人設窰以狩。飲水之獸類。每有小象陷窰。母象援鼻以出之。李每歷一地。必小作句留。且有時車行迷道。或叢莽沮行。必闢除荆棘。然後可行也。間或迂道取途。爲李所未稔者。蓋因其地產毒蠅。能螫牛致死。故迂道避之。李既至所探之湖。復擬前進。見馬哥羅羅王。奈因小孩及同伴患熱症。

故不得已折回葛洛奔。其地乾燥。天氣晴朗。頗合衛生。但李之家屬小孩。亦患熱症。初生女孩。因而斃命。是年李復偕其父執某首途前進。每蒞一地。父執某必先行至地。預求飲料。攬賞風景。得不渴。一日行抵乾旱之地。爲前所未經者。掘沙既深。不見水源。行歷三日。未見一蟲一鳥之棲息。既歷四日。仍不得水。車中所攜之水。復爲僕人所覆。實引導者迷道之所致。於是小孩啼泣。李妻頗見怨懟之色。李實陷於困難之境。至第五日下午。先行者忽歡呼得水。於是乃得解渴。未幾。遂至馬哥羅羅之境。而見其王。王素有聲。能令人畏威懷德。且矯捷善走。復冠其羣。每臨戰陣。必執斧厲之曰。其鋒甚利。惟臨陣退縮者。當知其不謬。王待李甚優。畀以築室之地。惜未幾。患病不起。臨卒時。尙垂念李文司登之幼孩不置。既卒。其女繼位。亦與李洽。李乃留妻子於其地。已則與同伴向東北行。至一八五一年。探獲一寬廣之河流。名曰三比西河。是河流入印度洋。李初意必在非洲探一東西橫貫之孔道。以便商人教士。得達內地。繼因已孩時患

熱症。乃不欲久留其地。擬先遣其家屬。暫回英國。已則專事探路。苟覓得一適於衛生之地。再挈眷來非。計既決。乃回葛洛奔。詎意葛洛奔人及希希利酋長。皆爲巴爾族人所逐。李鑑於非洲戰事之殷。故欲通道東西以避其鋒之志愈切。李乃挈家屬。先至枯茹曼。後至開普屯。送其妻子登舟。遠行好望角。以旋英國。瀕行時。草函致四五齡之女孩。以誌別。其函曰。『是爲汝父手書。令汝母讀之。使汝聽之。如見父也。汝既登舟。旋將棄余離此。余尙在開普屯。未幾。乘車至馬哥羅羅。至則見有友人贈汝之小珠牛奶蜂蜜等。惜汝已行。余已轉贈汝友耶穌矣。要知汝在天之父。常親汝臨汝。汝有所求。惟恃禱告。汝苟言行不善。當求其恕宥。以畀汝福。耶穌愛汝如汝父。故汝當自認爲子。以愛耶穌。且爲余所愛。故願汝亦愛之。當如愛汝母及汝之弟昆。且汝不當煩擾汝母及汝之弟昆。因爲耶穌所不悅也。書此再圖後會。』

第六章 非洲探路之先導

李之眷屬既行。李乃由開普屯復入非洲。其友之子年十二齡。李欲攜之爲己伴。其子頗喜。其父不允。是十二齡童子。卽今充任倫敦會書記。歷三十年之湯穆森博士也。李乃隻身至枯茹曼。見其岳父。備知巴爾族人蹂躪葛洛奔事。巴爾人既戮希希利王族。復驅逐其王。李之居室。遂爲所燬。希希利王之妻及其小孩。逃至枯茹曼。穆富德夫人詢以出險情形。其妻曰。余挈小孩。先匿於山巖隙處。巴爾人以鎗擬余。余援登石上以自蔽。未幾孩啼。余懼賊聞聲而至也。卽以釧予孩。啼遂止。巴爾人亦他去。遂脫於難。葛洛奔之役。不獨李宅被燬。卽李之藥餌日記等。亦皆燬壞。而李對於葛洛奔人。則仍無憂虞之詞色。但謂余既無室宇器具。則惟游行自適而已。且謂巴爾人決意欲扃閉內地。勿使開通。然余誓必開通。勿使扃閉。試視最後之勝利果誰屬。余必以死殉之也。至是李乃由喀辣哈里曠地折回。隨意寄宿。無定程。途中見駝鳥驚躍。每行一步。約一丈四尺。李於道中斃大蛇。身鉅如股。每夜露宿。常虞獅襲。惟列炬達旦。得無恙。一

探險隊前進之情形



日北行渡河。見有大羣水牛。環立如圈。搖首長鳴。圈外有獅。欲躍入圈內。捕其小牛。爲大牛所拒。卒不果。未幾。行抵草地。地初得雨。草色蔥蘢。鳥鳴嚶嚶。花開灼灼。而池水爲日所暴。其氣甚暖。且見有葡萄。結實纍纍。有象擷之。以爲食餌。皆途中之所見也。一日至草原。四圍喬木。蔥蔥鬱鬱。中有小湖。奔流急湍。馬鹿羚羊斑馬白犀等獸。時出沒其左右。見有一犀。頭戴鉅角。蔽其小目。循河而泳。故未見李。樹蔭之間。時見水牛。棲息其際。某日清晨。旭日甫出。忽有獅羣來襲李車。李擊之以銃。獅張鉅口。搖撼其頸。直豎其尾。發吼聲以驚牛。欲使牛奔而後襲之也。乃駕車之牛。寂然不動。於是羣獅環伏齊吼。牛仍不驚。獅羣乃散。然咻咻餘怒。尙未平也。未幾。卒獲一寬廣之大河。苦無舟楫。不能濟渡。乃以預製之筏。舍車以渡。既至水草之湄。乃舍筏而涉。水深沒

膝。見有羚羊。以銃擊之。乃舁羊至陸。煮而食之。於是安然而睡。天既曙。李登援樹巔而望。見有數鳥。峙於河中。乃下樹。曳水而往。但水中滿產蘆葦。復爲旋覆花蔓枝所盤繞。故李衣服手足。皆被割裂。膝際褲服。竟爲蘆葦所割斷。李乃以巾縛之。曳行如故。然迷不得道。後使水牛。欹側其頭角。以導路。然因水中產有水獺毒蛇。且水勢甚深。不能涉厲。於是倦而折回。宿於野人廢舍。又爲蚊所擾。徹夜未眠。李至是。洵有進退維谷之勢。然李之素志。百折不撓。雖有沮礙。初無礙其進行。翌晨。行抵一蟻山。高約三丈。忽望見另有小河。李乃乘筏而渡。河中匿有大水牛。筏過其巔。驟露頭角。然自上午至日晡。容與中流。卒不能屏除蘆葦之沮礙。以達誕登彼岸之目的。希望幾失。忽於北方尋見一村鎮。村爲馬哥羅羅所轄。馬爲李之所稔。馬驟見李。疑爲鬼物。意李降自雲端也。馬氏乃命李復載其車。而使至其首村利年德。彼族六千人。悉數來迓。因從未見有駕牛之車耳。時探者見李至。大爲歡躍。四出播告。謂酋長之故友。惠然肯來也。未幾馬

哥羅羅王已卒。其女不欲踐位。乃由其子繼爲酋長。年僅十八。與李素暱。恆呼李爲新父。嘗謂李曰。君所惠之加非。其甘逾於商賈之所將。蓋商賈之所求者在象牙。而君之所求者鄙人耳。一日酋長與李共乘牛車出。馬哥羅羅部下人除婦女小孩外。悉數隨行。見土人服飾甚異。或以牛尾之毛飾其冠。或以駝鳥之毛飾其首。或以獅髮。或以羊角。或持長矢。或挾干盾。行之日。宰羚羊以爲食。至晚。乃蒞伯洛赤族。是族亦爲馬酋所轄。土人競以美乳餽李等。酋長與李同宿於天幕。其地飢鼠。時來襲人。而李氏之革履。竟爲犬所噬食。天幕作圓形。其頂飾以蘆葦。其四垂則塗之以土。李由是進行。卒至三比西大河。衆乃登舟以濟。共列三十三舟。需舟子一百六十人。舟子兀立操槳。槳長八尺。至淺灘時。則以槳爲篙。操舟如飛。行列甚整。河流透迤。匿於森林。林多櫻類。結實纍纍。樹幹甚高。下有象羣嬉水。以鼻噴灑。高約三尺。水牛之小者。匍匐母背。游泳其中。俄而大聲發於水上。見此寬廣三里之河流。急湍直瀉。注爲大瀑。於是舍舟遵陸。

昇舟歷三里許。復溯河而前。見有非洲獵人。驚竄逸去。李之同伴。均狂奔追躡。欲取其遺棄衣物。李力沮勿取。蓋李待其伴侶。情意深厚。但遇非禮。必嚴誠不縱。故人咸服之。無何。見阿刺伯販奴商人。擄略全村男婦老幼。而爲黑奴。梏其手。枷其頸。以練繫之。如魚貫然。長途牽掣。斃者甚衆。其未死者。悉驅而至種植之地。督率力作。怠者扶之以皮鞭。備極慘酷。李文司登目擊慘狀。乃自決將來最大之志願。必使販奴惡習。絕迹於非洲而後已。故李回至利年德時。卽以勇敢之計自任。必杜絕阿刺伯人不得復販黑奴。且欲弭非洲戰爭殺戮之禍。法以今日所駐地點。闢一新道路。以達海濱。使入境傳道者。得以暢行無阻。以化其俗。而非洲土產。如象牙加非棉花等。亦得輸出。藉振內地商業。以爲一舉兩得之計。以故李復奮勇前進。其志不挫。舉凡猛獸蠻族叢莽污隰之艱險。疫癘之激烈。家室之依戀。均不足以稍沮其進行之志。彼嘗謂余必闢一由內地達海之新路。以死繼之云。

第七章 刳木艇與森林

李與馬哥羅羅小酋薩哥羅特商榷探覓通海之策。薩乃集其所部紳耆諮詢其事。有一老人起而言曰。李醫生之所探者。果爲何地。余所不知。吾但知汝等皆將陷於死地。試覷汝衣。其有血腥矣。然他人皆願助李。於是有一十七人。伴李啟行。蓋李之探地。較其他探地家異。人恃資斧。李恃愛情。以情相感。樂爲之助。或爲他人所不逮者。是卽爲李探地最要之點。李乃以車暫留薩酋處。其伴侶各舁器物以行。或荷衣篋。或擔藥囊。或負書籍。或操影燈。或肩旅行之篷帳。或戴牛皮之衣挂。或攜測天之器具。相率跋涉長途。以希達其目的。蓋英人探地非洲。從無有冒此大險者。是卽李氏謂非恃腦力膽力。決不克勝此。其語洵然。薩酋亦遠送至河。復以己所乘之刳木舟濟之。河中產有鰓水牛。性極兇悍。行舟恆爲所糜。見李等。卽奮怒追躡。避之乃免。未幾。行蒞一村。薩酋傳諭曰。勿使李等有枵腹之患。蓋薩酋愛李特甚也。

三比西河爲東流。而李乃西行溯之。先至一馬哥羅羅人之村。駐數日。卽有六百人聽李播道。一日李講道。有宰牲者。工作不輟。薩酋卽以物擊之。怒其不聽也。是時李恆染熱症。腦髓身體。皆極疼痛。且軟弱不能植立。然其進行之志卒不衰。

李每黎明卽起。時水面霧集。僕人炊爨加非。爆火有聲。未幾。烟消霧散。乃乘早涼。解維攢程。舟子互相督促以爲樂。舟人皆挺胸植立。手膊甚巨。而足脛甚弱。無何。又聞水聲潺潺。已至淺灘。舟子乃入水操舟。使避礁石。艤舟至水勢潏洄之地。見夫河流左右。樹木茂密。斑鳩集於林際。紅鶴 *Titis* 倚於樹根。啾啾之音。不絕於耳。綠色鸚鵡。如相笑語。魚狗獵食。往來如梭。復有大鶴。挺長頸。涉水際。數魚而擇其肥。忽有土人。見龜行上陸。仰覆其體。喜告李曰。此卽余等旅行平安之吉兆也。時白色塘鵝。方於淺水。獵取白魚。忽見魚鷹來襲。乃仰天而呼。公毋奪我。不意魚鷹卽於塘鵝口中。弋魚而逝。而鱷魚大蜥蜴之類。復跳躍入

河。或蹲伏水際樹枝之上。見李舟稍近。乃投身於河。如墮巨石。李文司登默察。非洲樹枝花蕊荊蔓之構成。河中泥土之改變。獸類形色之殊異。食蟻蟲類之新奇。是蟲能搖尾以招蟻。尾藏箝器。蟻至卽被擒獲。故大而虎兕。細而蟲蟻。莫不備記。且復探訪各地土產。李文司登之考察。可謂勤矣。

每日攢程前進。其同伴之人。類皆驕妄諛譁。口不潔淨。而李無論持躬接物。一以潔淨和平爲主。悉本聖經之所爲。至午苦熱。乃稍息。進餅以充饑。隨取曠野野蜂蜜以佐食。至日晡漸熱。而人皆倦乏。於是尋覓投宿之地。卽以日間所獵禽畜。以供晚餐。其投宿支帳之法。則先斫伐樹林。取其枝以成圓棚。覆以樹皮長草。置火具牛畜於其中。雖部署匪易。而乃一小時。卽可葺事。李乃巡歷各帳。俟衆安睡。乃記其日記。誦其聖經。晚禱既畢。乃歸棚帳。李所宿之帳。帳前恆臥有僕役。以資保衛。

李歷行多日。所遇事故。愈奇愈險。而李之智慧勇敢。均足以勝之而不懼。初李

向東行。繼而向西。又折而向西北。終又向西。以達羅安達海岸。初李之所行。皆屬馬哥羅羅族境。故尙無險阻。一出其境。則障礙之事生矣。其地有葡人爲販奴商。土人貪利。亦效其所爲。以故頗與李反對。不獨不令售以食品。且橫相沮撓。以爲汝等苟不以人或牛。以鎗或象牙。餽地主者。汝輩其速返。不則且死於此也。李答曰。余伴皆忠僕。牛須代步。手銃爲吾儕獵食充腹之要具。所攜象牙固不多。且爲馬哥羅羅酋長。委以與葡人開始通商之品物。故均不能畀汝。星期六至占畢村。乃宰一牛饗衆。分贈其地酋長。欲在其地度安息日。不意次晨酋長使人告李曰。汝必以人或牛。銃或象牙布貝等獻。否則其速返。李堅不允。午後其酋率土人圍攻之。年少者舞刀掠李面。或擬以火銃而懾之。李從容坐。小几執雙管火銃而置諸膝。柔聲告其酋曰。汝坐。吾語汝。酋因坐。李謂之曰。吾人所行者。爲上帝之道路。汝何以必索贖而後放余行耶。酋不能答。但必得物而後已。其索之尤堅者。爲人。李誓死不允。但以汗衫小珠手巾等予之。然土人

無饜。予愈多而求愈甚。年少者復執鎗環行。呼嘯踴躍。突有一人欲刺李。李乃以鎗擬其口。作欲擊狀。其人忽逃去。李曰。吾人必不先啟釁。但汝爲戎首。則血必染汝身。時李之從者。均圍繞酋長。不使之遁。酋長知害李。則禍必及己。乃與李言和。彼此餽贈。李乃出險。然此非由土人之無禮。實由販奴商人。例以餽人爲假道作之備耳。一日至某族地。土人復求物。李擬脫駕牛界之。土人曰。汝牛已剪尾。且飲以迷藥。焉用爲。李乘機盡剪其牛尾。於是土人皆不索牛。每晚李以影燈照射以娛樂。且爲之講解。酋長新特。尤愛觀之。一夕盡召其妻妾親族。圍而觀之。李爲映射阿伯拉罕獻其子祭天。手持刀欲殺狀。迨抽換影片時。刀鋒適對酋長族。於是其妻妾等皆大驚竄退避。致毀其奉神之龕。由是其土人皆竊議李殆地府之所產。決非猶是人類也。

李文司登所乘之牛。脊較平輒。角不上翹。然性不易馴。每遇性發。離道亂竄。恆掀李於地。一日渡河。蹄蹶。投李於河。或沈身河底。復覆身以噉李。李亟鳧水得

免。土人見李鳧水似蛙而不似犬。皆大異。既渡河。衣服盡溼。忽土人給之曰。前有大河。汝等必難飛渡。衆笑曰。余等均善泅。未知誰能負李以泅者。或曰。李能自負。無煩君等之念慮也。然河水甚廣而且深。天復霪雨。衣被行李。莫不濡溼。且復霽變。銃亦生鏽。布篷朽壞。惟時表因泅水時。深藏脅中。尙不濡水。未既。李患熱病。既不能騎。復不能行。然其欲求通海道路之心。卒不稍懈。乃其地土人。給其從者曰。汝白色之領袖人。欲攜汝等至海濱者。殆欲盡鬻爲奴耳。從者聞之。皆驚疑。李聞之曰。汝等其歸乎。吾必進行不却也。乃獨臥篷帳。心頗淒寂。曰。上帝其臨我。言時見其僕啟帳而告之曰。吾等決不離汝。或亦曰。吾等猶汝之子。必願爲之死。前言特以訴余等之苦衷耳。汝姑觀其後效可耳。李聞而大慰。於是復前行。或步或騎。或擢或涉。時而越澗。時而穿林。忍饑抱疾。與野族戰。與獸類戰。卒於六越月間。跋涉四千數百餘里。而探白人所未經行之道。以抵羅安達海口。於是李之目的乃達。土人初不信海。今驟見蒼波渺渺。而謂今隨父

至是始知余祖大地無邊之遺言爲未確也。

第八章 危險山林之障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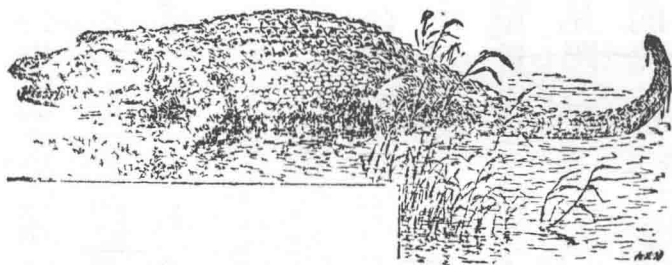
既至羅安達。見有海舶入港。爲英國新式之軍艦。艦長謂李曰。十四年來。君誠勞瘁。今君且病。盍偕歸以敘天倫之樂。受國人之歡迎乎。李聞之初似感動。繼而仍堅持己志。以馬哥羅羅族人。備歷艱險。隨余奔走。越四千五百里之遙。且皆親余若父。誼不能棄之而歸也。乃決意仍踐前約。必伴之而回利年德地方。古世武士重然諾。李雖非戰鬪之勇士。而必力踐前約。可見其有古烈士風。且其復跋涉數千里高山深谷沙土林木者。蓋欲與貧窶殘病愚蠢之人。踐伴回之約而已。李等將由羅安達而返其地。羅安達之英人。以花布衣服絳冠等贖其行。李之同伴。初聞李言羅安達當有重樓疊閣。土人意茅屋不能層纍爲疑。及見羅安達歐式房屋。乃大奇。以爲鑿山而成者也。其謂軍艦。則云是可異之村莊。何以牽引而來耶。艦主大饗以食品。時李病熱。尙未成行。土人爲運其艦。

所載之煤斤。或告他人曰。余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歷半月之久。爲彼艦起運取火之石。迄今猶未已也。李乃以歷年日記託軍艦寄回英國。於是率其同伴折回。羅安達人乃以馬匹及軍校衣服贈其酋。復以新衣予其同伴。以新篷帳二驢贈李。李等乃回。至一地。有巖石高約三十丈。其地名曰本哥安東哥。李甫至其地。卽聞附寄日記之艦。遇風沈沒。乃留其地三月。補繕歷年日記。蓋自知彼日記於將來游歷之關係至鉅。因世人均未知其所經歷之狀況也。彼所居留之部。巫風甚熾。有小孩患熱症。李爲之擬治。其母云係鬼祟。卻之。尋斃。未幾復有一女病。巫醫飲以毒藥。又斃。彼中以爲苟服者無罪。雖毒無傷。其毒斃者。皆死於罪耳。故每年死於巫醫者。殆數百人。彼巫醫冠雞毛冠。戴盛毒之角。跳躍呼喚。以鼻齟人。彼所指者。必遭毒斃。而土人最畏鬼魂。謂其能爲生人禍。一日李東行至一牛羊芻牧之地。小孩操矛矢以爲嬉。婦女首戴水器赴河而汲。林中啼鳥。啾啾盈耳。李偶至河畔。卽有一酋長被巫醫毒斃。沈尸於河。李慨然

曰。不意沃土。有斯惡俗。一日李等行抵一村。村長勗之。從者怒攔其頰。是爲李等長途敗費之開端。李乃以一鎗五布犒之。而彼等請益不已。李靳而不予。長揚而去。迨李乘牛率其伴至林中。忽聞村人追躡而至。或發火器。或擲箭鏃。圖劫其伴所負戴之包裹。李時患熱病。乃力疾回敵。擬鎗於村長之面。鎗具六口。村長見有懼色。曰。毋然。余乃來議和也。李察村長之銃。甫經燃放。答之曰。吾人固願和好。汝等苟無惡意。其速返。村長曰。余懼汝等擊吾儕之背耳。李曰。若余等則無懼汝等之襲擊也。乃策牛而行。未幾見有壯碩村女八人。繫鍊以行。將鬻爲奴。聞有年少室女。體瘦而病。力不能行。迷失於林中。李爲之搜覓。竟日。卒不得。奴販之殘忍。殊可恨也。李等渡林。滿途荆棘。沮不能前。乃持斧闢道。委蛇曲折。其途甚窄。林中雖無獸類。而蛇鼠特多。無何。抵距嘎舍河三十里之某村。村酋索牛或人。火銃衣服。爲假道之品。否則不令渡河。李不許。於是村人回取其弓矢。由村酋嘎窪窪率之以圖李。李之從者。欲與之鬪。李勿許。促其整裝以

魚

鱷



行。迨至河畔。村人已先至。盡匿其舟。使不得濟。李意相持至晚。欲覓水而過之。至晚。從者循河得舟。乘其不備。潛渡過河。後仍返其舟。置珠於中。而復覓水以濟。迄翌晨。嘎窪窪既覺。乃至河畔。怒詈曰。汝等皆非善類。李答曰。君等誠長者。假舟之惠。不敢忘也。旋至第羅羅湖。酋長肥碩豪邁。頗善遇李等。又回至三比西河。其族亦復厚遇李。一日李獵一斑馬。鎗中後足。逸去。從者躡其後。李突遇一水牛。以角牴李。李覓樹蔽身不得。亟擊以鎗。既發命中。急仆身於地。水牛乃奮撲於水而斃。時已回至馬哥羅羅族。初彼族以李等皆登鬼籙。不能生還。及聞訊。其婦女皆唱歌跳舞以迓之。而慶二十八人之榮歸。既至烈本塔。其地居民。皆來歡迎。李文司登乃設謝恩會。以謝上帝之呵護。而其從者。皆衣羅安達人所贈之白衣絳冠。且效

歐兵步伐狀。自詡爲李之勇士。旋由三比西而回利年德之故鄉。彼從者恆冠絳冠。衣白衣。效歐兵之步伐。而自誇於衆曰。余等曾至地之邊。至地盡而後返。

第九章 有聲之烟

李文司登既由非洲內地。探獲至大西洋之通路。且挈其同伴以返於故鄉。其所受之艱險雖鉅。然尙欲由三比西河探一達非洲東岸之通道。而馬哥羅羅酋薩哥羅特。則引助李成功爲己榮。且愛李甚。於是復遣一百二十人。駕車之牛十三頭。使李東行探道。未幾至一產毒蠅之林。毒蠅能螫牛致死。李乃先遣人預覓宿所。已與輜重。停轡以俟天黑蠅睡。然後潛行。以避蠅螫。時林中昏黑。忽見閃電交錯。雷聲陡作。牛皆驚戰。同行少年。皆互相偎抱。俄而大雨如注。且夜間甚涼。而所需篷帳衣被。皆已先行。李知不能行抵宿處。乃蜷伏林中稍憩。時薩哥羅特亦隨行。卽以己之臥具讓李寢臥。已則伏於潮濕之地。未幾抵哲畢河。以溯三比西河。從者或棹小舟。或乘牛以循河岸。一日忽見有水烟上起。

如植柱者。且聞水波澎湃之聲。乃詢諸土人。云係有聲之烟。於是舟愈進。水愈急。如入湍急之溪流。爰儀舟小島。李登島探察其水烟之所致。見河流寬約三里。忽循坡下注。懸爲瀑布。約高三十丈。其下水道甚狹。水波沸騰。水烟上起。激而成柱。且於水霧中映成虹彩二道。絢爛奪目。是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事。爲白人最先探得者。是瀑較美洲那雅嘎拉大瀑尙廣一倍。李名之曰維多利亞瀑。卽刊已名於島中之樹。其蹟迄今猶存焉。李乃離此而至三比西河迤東。其土人膚色較黑。作深褐色。惟其水土頗勝於他處。或爲播道者適居之地。有小山蜿蜒。平衍如坡。土作赤色。上無草木。而產有象兕角馬獅子等。每當月夜。獅吼林間。一夕李臥。獅子嗅其面而嘯。某日李擊水牛。傷而未殊。忽羣牛皆來鬪李。李匿高二十尺之蟻山後。以避之。追襲之羣牛。由一老黑牛爲之魁。其背尙有水牛鳥二十翼。鳥見危象則颺去。以警牛。牛蓋恃以爲鄉導也。由是東行而至巴脫略地方。前屬馬哥羅羅。今乃畔而自立者。其風俗犷悍。行者憚之。一夕



彼族見馬族汲水。卽以斧擲之。復有一人張口流沫。執斧狂呼。欲殺李。李瞪目視之。了無懼色。笑謂彼族曰。汝等請令此瘋人離予。卒未受害。一日行抵一佳美之平原。李試擊一水牛。旣傷。怒撲李。李逃匿石後。忽見有三象伏其際。象頗馴。見李避去。李乃殪其一以爲食。從者皆得果腹矣。次日李登巖石。欲以器物爲行路之誌。以遠鏡窺見象類。小者嬉於地。大者扇其大耳。而爲李之從者所圍攻。擲以矢石。大象猶以身掩護其穉。李急諭以勿傷其穉。然已無及。李頗爲之不懌。

未幾溯一河。見有河馬浮水。小者如犬。伏其母脊以嬉水。是河流達三比西。其地水牛象類野豕等。性皆馴擾不驚。抵洛安窪河畔。居有葡非合種之一族。與土酋相齟齬。積不相下。李行抵其境。誤以李爲敵族。以惡言挑之。李乃袒

而示之色。而詢以敵人之膚色。亦若是乎。酋長答曰。不相似。然疑懷猶未釋也。李思渡河之際。彼必來相擾。不如夜間密渡。以避其鋒。李初非畏葸。蓋恐數千里跋涉之成績。及其紀載。一旦毀之耳。後展其行篋。所攜之聖經云「汝能化萬民。余必伴汝」而慨然曰。是語良可恃。不余欺也。余不於夜間密渡以示弱。余將測量經緯線度。或爲最後探路之計畫也。翌晨。彼族佯以舟乘李。當其未濟也。突集衆操矛矢以圍李。勢將攻擊。李設計先令從者馬哥羅羅人。首先渡河。次渡牛。又次渡其伴。最後乃自渡。當未渡時。李先以顯微鏡映日取火。及時表振動等功用。詳細演講。聞者歡洽。而不知李於此時。已潛渡其衆矣。卒乃以假舟得渡相謝。而祝其平安。卒不使敵人發一矢。得安達彼岸。亦云倖矣。繼復抵一村。村人盡饗其衆。頗受優待。李之執事。顧謂其衆曰。余等離衆雖久。而體尙肥。可徵人類信義之必相孚也。又未幾。抵一葡人接壤之族。彼族切齒於葡人之掠奴。以李膚色相似。疑其掠奪小孩來也。其習俗凡賓客入境。友則迎之。

敵則不爾。李等之至也。村人無迎之者。次晨。見村人揚紅旗鼓譟而至李所。置
盡於火。欲圖李。未幾。村衆執械趨李。李之從者欲與戰。謂李曰。君見余等與象
戰乎。君當觀余等與彼族戰。李不允。曰。苟彼先發難。惟圖自衛。攻人則不可。村
酋忽遣探者至。李卽以牛骻致酋以爲壽。復有二年長者至。詢爲何族。答以英
產。彼謂余等所未知。殆認汝爲葡人而已。李乃袒胸而示白色。詢以曾見此色
否。曰否。然則君殆保護黑奴之族乎。答曰是也。酋長乃導李等渡河前進。絕少
沮礙。於是乘舟渡三比西之南。彼族感情大洽。從者益視李爲豪傑矣。一日至
河畔。遇土人布商。時從者當易衣。乃以二象牙易之。旣而視之。知布爲美產。李
乃於其地。細察走獸昆蟲。及辨林中飛鳥之音。至一八五六年三月二日。卒因
疲憊饑餓。不能復興。時距葡人屯兵地約二十里。李遣人致書。未幾。葡人率隊
至。從者以爲捕已。皆大懼。初不知其贈美食來也。於是李等復鼓勇行二十里。
而至脫特乘舟至奎里曼海口。李至此。蓋未操英語者。殆三年有半。離故國者。

約十三年矣。於是乃動歸思。安置其從者於奎里曼。而從者皆欲隨至英國。省李家屬。李困於資不果。乃囑其留奎以俟其歸。曰：余不死必歸。從者曰：君必不死。當率余等生還鄉里也。某甲隨至李舟。欲不返。李謂汝非產。若旅行至英。必病死。某甲曰：得死君膝下。余願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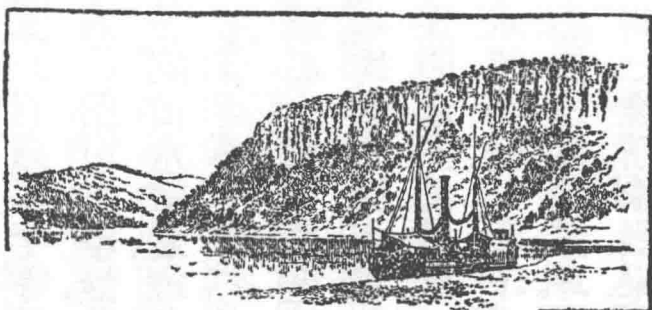
第十章 毒矢之危險

一八五六年耶誕日。李乃與家人團聚。得欣賞故鄉之花鳥。洵足樂也。旋至蘇格蘭見其母。適其父已前歿。以李敵猛獸、鬪野族之烈士。聞父逝世。乃大慟。作孺子泣。蓋欲以積年勞瘁訴於其父也。時英國格致會及普通各學校。皆挽李演講非洲事。李乃述一書。有贈以徽章者。復入謁太子愛德華第七。及其弟妹。皆樂聞其說。一日女王維多利亞召之入宮。李曰：余若回非。彼等聞余入覲事。必詢余以君之王。有牛若干頭也。女王大笑。繼乃至格拉司哥大學。欲贈以博士。學生等循例環集樓上。欲陳雜耍以取樂。俄見李安步而入。器度端凝。皆

欽敬之。其面色爲非洲日光所暴，略呈黑色。右肘微曲，知其爲獅所傷。可恍見其艱苦備嘗之情況也。學生等皆輟其玩樂，以靜聽此豪傑之演講。李歷述所遇艱險困苦、孤枯荒涼之情狀，以及所發見之事實。衆皆傾聽。李自言余之得以自慰者，惟耶穌余永伴汝之一語。李之在英，不願演說於大會，而惟喜與良友兒童相周旋。一日省某童疾，就其臥榻，袒示獅傷之臂。初西人以非洲內洲皆曠土。李乃告之以有湖泊。西人以非人皆獷悍好鬪。李復告之曰：非人雖嗜戰，然苟結之以恩，卽爲良友。馬哥羅羅族卽其例也。李至是復欲再探內地之情狀，必擇一水土佳美之域，適於西人之居處，以爲傳道教育之需。已頗擬周流各地，因職守不能自由，故向倫敦會辭其教務之任。英政府卽簡李爲非洲領事。於一八五八年，挈其眷屬乘舟赴非。至開普屯，晤穆富德。李之夫人卽寓其地。李乘英政府所贈之汽船名珍珠者，循東海岸尋覓三比西入海之道。珍珠復牽一小汽船。此船係至非裝合而下水者。未幾卽至三比西入海最深處。

小

舟



敷二日之用。李初名小艇曰馬羅勃。李夫繼改名曰喘怒。後至馬哥羅羅族人
 留居之地。名脫特者。至則馬族人狂喜迎之。謂李曰。人言君必不返。余意君必
 之康阿尼地方。見其地有最高之欖樹。及黃色之佛桑。又若棗林鳳尾草等。挺生其間。其動物。則有飛行迅速之翠鳥。張翮翱翔之魚鷹。銳飛前進之紅鶴。河之兩側。如科科之欖。蕉實之林。觸目皆是。土人居處濕地。築屋如巢。上下以梯。見汽船彭彭而至。皆驚異。李等乃高呼曰。余等乃售雞米之商人也。船至三比西之本支。見鱷魚張其巨口。聞舟行聲。卽匿於水。水牛亦聞聲振角出水以睨舟。無何。水淺膠舟。珍珠不能前進。其地爲葡人所轄。李乃舍珍珠及貨物於其地。復乘小汽船前進。汽笛嗚嗚。聲振村落。燃煤不繼。改而燃木。乃三日所樵。僅

返。今果然矣。乃圍而抱之。或責抱者曰。毋然。李方易新衣。勿致污也。馬族人乃附小汽船以行。李乃偕其友紀醫士及馬族人。舍舟復向內地。至三比西河之淺灘。怒石矗立。李等乃入水逾灘。獲一水牛。至是發見一高山。河環其下。導者曰。逾山則河水澄靜。舟楫安行。或謂導者之言實謬。愈進則灘愈險。導者曰。誠然。彼處山水險惡。鱷魚兇象。皆不能往。余必不導汝等以往也。李聞之毅然前進。見有高峯三百丈。夾澗而峙。下有湍流。旁皆荆棘。黑石歷落如棋布。從者每跳躍石上。攀捫巖壁而行。一失足。卽墮深淵。石爲日暴。炙踵如烙。馬族人踵皆泡起。均怨李曰。初以彼爲有心人。今日其癩哉。不然。何驅余等陷於死地耶。行未幾。聞水聲湯湯。抵一大灘。名曰摩仁泊灘。以寬三里之河。至此僅得五十尺。故水流湍急。一瀉千里。洵大觀也。然李意欲覓非洲內地通海之道。或製造堅輪。必能逕渡此灘耳。然今日所乘之小舟。必不勝此。無已。其惟棄三比西河而另闢一途乎。未幾。果探獲支流曰賽爾河。至是葡人及土人均尼其行。謂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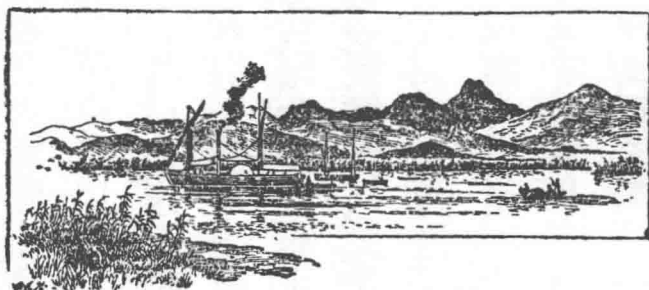
螫人之蔓草。且土人獷悍。必以毒矢餉君等。李聞之。曰。余固好爲人所不敢爲。乃以小舟溯賽爾河而行。殆爲歐人所未至者。時土人操毒矢。伏匿河畔林中。以狙人。土人約五百。其酋身長六尺。髮黑鬚蒼。不許土人出境一步。葡人亦不得涉足其境。見李等至。促其速返。否則當餉以毒矢。李聞之。不操一械。離其同伴。隻身入稠人中。面顯霽色。土人見而大奇。李謂之曰。余英人。來探地。且欲購爾等之棉花。藉通貿易。非奴販也。且余等皆屬昆弟。皆以上帝爲父。初不以顏色不同而強爲差別。矧人苟自販鬻其昆弟。必見棄於上帝。酋長聞之大喜。一見如故。乃許溯河而行。循河行抵六百里。至第六灘。小船損壞。不能復行。然已再回三比西而復至賽爾也。第六灘之地。產有波羅蜜橙等果樹。鳥獸則有猴族鷹族羚羊等。一日見有羣象約百頭。復斬大蟒蛇二。長約丈餘。水牛河馬鱷魚之族。亦復充斥。其他如海鷹之具長頸。塘鵝之具大顎。鸞鷲之具長脰。及紅色之織巢鳥。均出沒於水際。李等乃舍舟。率四十六人東行至滿干加山。其地

頗涼。夜宿林下。幸無蚊擾。未幾。復探得日內瓦湖。及尼安撒湖。是亦爲李所發見。夜卽宿於榕樹下。會有來售男女者。李曰。余英人。不業此。彼等乃知英人反對奴販者也。馬族人見土人販奴。皆怒。皆彎弓而斥之。并謂李曰。君無干涉余。余將撲殺此獠也。

第十一章 奴販焚掠之慘

李乃函告英人。令派遣教士及農工等來非洲。且請派船。巡邏河道。以禁奴販。既得覆函。乃循三比西河賽爾河。由脫特而回馬族人之故里。蓋彼等已數年未歸矣。爰遵故道。以抵利年德。既至。聞繼李傳道者諸教士皆已物故。酋長亦病。故頗不懌。未幾。復與馬族諸人同至三比西河。時小輪方膠滯淺灘。未既沈沒。適英國已遣送一堅固小輪。繼至。惟排水五尺。不能暢駛於淺灘。輪名班安尼。先意即乘有奧斯福坎勃列治大學所派之教士。至賽爾河及尼安薩湖一帶播道。李乃導之前往。而先行之葡人。聞李之得人心也。乃冒其名。蒙非人之優

先導船



李因伉儷情深。故以後恆鬱鬱不樂。於是離三比西河。欲探一赴尼安薩之捷徑。乘一木艇溯行惹燕馬河。忽遇大羣河馬。突有一河馬追躡舟尾。張其巨口

待。不知實墮葡人之詭謀也。李一日行經一山麓。見有被略黑奴。男婦老幼。縲絏以行。男奴之頸。皆被梏。販奴者鳴號持鎗。意氣揚揚。驟見李至。卽入林竄去。李偕其友。乃以刀斷其繩。鋸絕其練。舉其所略者悉數釋之。復餉之以食品。此等被釋之人。皆其地教會成立之基礎也。未幾見一村舍。火光熊熊。蓋卽安甲窪族擄人放火之慘劇矣。又未幾至尼安薩湖。乘一木艇泛湖。距湖邊三十里。颶風大作。波浪掀湧。李等幾至溺斃。至是李乃循賽爾河三比西河。欲至蘇班加回晤其妻。時其妻初歸自英。甫數星期。忽患熱病。醫治無效而歿於蘇班加。

以噬舟。舟中共乘十人。載有象牙重約一噸。而河馬竟噬舟以舉之。幸卽釋舟。得脫於險。某清晨。有野族操弓矢以窺李宿次。復循河岸以尾其後。俄而嘯聚愈衆。忽匿林間。驅捷徑至要津。以俟李舟。李至。忽流矢飛至。李停橈與語。使人曳水至岸。告以余等非與汝等戰。但探是河之源耳。野人有曳水環李舟之後。滿引其弓。與岸上野人相犄角。李乃謂之曰。余等亦有火銃在。特不欲傷汝等一人。因吾儕皆上帝子也。彼族聞言。卽棄械與李議。李謂汝既以是河謂汝等所管轄。余卽以布疋相贈。以答假道之雅意。於是李等乃行。詎意行至一河灣。彼等復燃銃射矢。雖未傷人。而銃子射穿舟篷。掠李腦而過。李乃向天燃鎗以懾之。彼族人乃遯入林中。至是李始知是河歧而爲二。初不通於尼安薩湖。於是復返海岸。循三比西賽爾河而行。途中見有各村被燬。積屍纍纍。望而知爲掠奴之景象。其時適有英政府召回之書。因時旱水涸。舟不得行。須再歷數月乃能成行。遂溯行尼安薩湖。歷數淺灘。均昇木艇以渡。後遇一灘。水勢平而湍。

急。馬族人乃縴負以過之。至最後一灘。復擬舁舟至岸。土人笑其拙。曰：余將授以操舟術。卽有三人登舟。代爲操舵。二人登岸。負縴以趨。不意水勢激烈。縴斷。舟覆。舟亦漂歿。土人大慚。求恕於李。李心縱不懌。然甑已破。雖顧何益。乃使人至先導船取食品布疋珠等。已與友人及馬族人。步行循湖而西。復循北行。將達班奎洛湖。一夕。宿於野人茅舍外。時夜將半。聞有老嫗起而作食。有小女詢以何爲。母曰：母將作食。以與外人易布疋。以章汝身也。李尙未至班奎湖。忽遇大雨。乃亟東行。初李備有小船。名尼安薩者。以供湖尋尼安薩湖之用。擬欲售之。而由三比西河乘赴海口。遇英巡艦。卽令曳之以行。不意行至莫三鼻給。忽遇颶風。艦退。所維之縴。繞於小船之輪齒。船不得行。幾遭撞沒。幸兵艦擲筒繫縴。使流向小船。船役鳧水接縴。乃得無恙。安抵莫三鼻給。而達桑錫巴。既至。黑奴商人欲購其船。李不允。乃以所積之資。盡以脩船。擬欲以是涉渡印度洋。憤然曰：余寧沈此舟於印度洋。而決不售諸奴販之手也。李於是定一冒險之計。

畫。以小舟置煤十四噸。率未經海道之水手。遽啟旋而渡印度洋。水手等亦能操作張帆緣檣諸役。李則親自操舵。雖爲烈日所曝。卒不稍離。蓋其駕駛之術。已於三十年前將赴非洲時所研究而飢聞者也。李欲節省燃料。恆乘風以行。每遇風歇。小舟容與中流。船篷搖曳。烈日炙膚。舟行頗滯。李意直趨孟買。海中發見鯊魚飛魚海豚之屬。一日天氣驟變。風吹浪湧。小舟顛簸不定。李兀立舵樓。驚濤駭浪。直搏小艇。浪花圍繞。如入漩渦。或墮浪底。或立濤頭。然其小舟。仍直行前進。縱歷艱險。而卒抵孟買。未幾。李又回英。舉國歡迎。稱李爲非洲之先導。乃至各地。演說非洲事實。以嚴禁販奴之習。喻國人。詳述非洲內地受害之烈。復著一書。見者莫不驚心怵目。越數月。復返非洲。瀕行時。李倚立船尾。目注英陸。漸漸遠離。入於地平線下。岸上送客。皆揚巾脫帽以送。是卽李文司最後與英訣別時矣。

第十二章 奴販之蹤迹

未幾。李至桑錫巴。天氣酷熱。各街市均有穢氣。人聲啁雜。犬吠喧闐。後行至一方場。見有多數黑人。羅列待賈。赤身小孩。暴於烈日。其室女皆垂首含羞。爲人父者。則怒眦欲裂。爲人母者。則啜泣無聲。蓋卽奴販之市場也。俄而大聲驟起。見有關脣而頤立者。則亞拉伯人也。牽一室女。啟脣以驗齒。握臂以驗體。如擇牲畜之肥瘠。或令小黑孩。迅走於場。如策馬之疾行。與牲畜販所。殆無他異。李適觀察。又聞一船。載有被掠黑奴三百人。來蒞其地。其途中饑餓。瘵斃者。殆已十而七八。李備見奴販者之殘忍無人道。乃切齒深恨。憂懣填膺。誓必禁絕此販奴之惡習而後已。且必使亞拉伯人絕迹於非土而後快。李於是決從事於禁奴之役矣。

李又製一海濱小艇。向南行。四日。而至惹燕馬河口。是河發源非洲中部高原。東流達海。李旣至海口。惜無堆積貨物之地。又前行至某灣。乃下椗焉。舍舟遵陸。乃以駱駝六頭。水牛三頭。騾二驢四。分載途中所需各物。并率印度非洲等

非 洲 蔓 草



三十六人暨李之小犬以行。途甚狹窄。蔓草沒人。日光灼膚。微風不作。有時刈芟蔓草。乃能前進。或有時

爲薜蘿叢竹所沮。必雇人闢道。然後乃行。時天多濃霧。燠暑襲人。李等或陟高岡。或下峻坡。踵背相接。魚貫而行。歷村舍而前進。乃印度人頗怠於行道。或因事擊驢。或以尖物刺駝。使之速行。水牛已爲彼等毒斃一頭。李深悔不應挈彼來此。既至村間。見有無數男女。均被桎梏。驅之海岸。一日見一女。被木桎梏頸。李憐而贖之。以歸其家。時村人悉數被掠。故田園廬舍。闐其無人。但恆見亞拉伯人盤踞其間。以圍場列柵。驅黑奴於其中。如豚之入筥。每聞李至。輒挈奴先避。李以村人逃匿。食物不繼。恆枵腹首途。惟體尙充實。跋山涉水。腰足殊健。腦筋目視。亦均靈捷。遇獸類花木之供研究者。輒筆之於書。宵分則臥於帳外。惟

有獅吼震耳。或徹夜未寐。無何。復溯至尼安薩湖。李見而大悅。卽解衣洒水以嬉。其時所書之墨水已罄。李乃採樹脂。和以藥料。卽製成最佳之藍墨水。以代之。至是欲渡湖。僅有渡艇二。爲亞拉伯人專用以濟黑奴者。靳而不借。李不得已。乃循湖東行而迤南。見湖濱白骨纍纍。則皆所棄病奴之屍也。李復前進。逾小河。陟數小山。而達尼安薩湖之南。是湖南北相距約九百里。途中見某村有一奴圈。皆十餘齡童子。欲驅送而鬻諸海濱者。未幾。李又循湖而北。途遇阿拉伯奴販經理者。給其從者曰。汝等其慎之。前村土人凶悍絕倫。外人至境。無倖免者。其從者私告其同伴。於是是夜非人私逸者九人。夤夜逃去。仍回至海濱。宣言曰。李已被害。人皆疑信參半。英人有名楊者。亦曾游於非。頗不信其說。乃立赴非洲。由三比西賽爾河探李之蹤跡。確知李已北行。訛言乃釋。亦卽回英。然李文司登未嘗知之也。惟自思摩薩之輕棄其主。不如曩昔馬柯羅羅人之忠實。所幸尙有忠僕。在其左右。所隨之犬。跬步不離。或跳躍於李之前。或逡巡

於李之後。以促從者之速行。夜則邏守帳前。以爲警備。一日渡寬三里許之河流。犬亦彘水而渡。不意河流甚急。犬力漸乏。卒至溺斃。李頗慟之。時所逾村舍。皆因掠奴。荒僻殊甚。故李無所得食。李所食之玉蜀黍。必浸山羊乳以進。不意羊爲人竊。黍不得乳。故李齒爲之損。漸次墮落。且常苦饑。常曰。余於饑甚時。帶圍束減三度。以療其餒。獨於夢時。恆見佳饌。故覺時益令人饑也。僕從中有名巴拉加者。殊忠實。常舁藥箱。某日有爲李贖釋之奴代巴。負荷遽竊之而逃。竄入密箐中。杳不可迹。適李患熱病。不得雞哪等藥。李聞之。頗憂心如擣。如失其生命。其日記有謂其人來歷不善。宜其有劣行也。李體清癯。且甚淒寂。山羊藥餌。先後被盜。所愛之犬。復被溺斃。既饑且疾。心復不怡。宜其憊矣。後復勉行至齊達滂窪村。酋長頗善待李。酋長體甚肥。恆具笑容。其脛飾有銅蔽膝。李至則售以一牛。旋欲李從者所舁之行李。李告以彼非奴隸。不能奪之。酋長乃已。卒乃以象牙鞘之銅刀贈李。李別之前進。歷山谷林木。乃聞湯更依卡湖瀑布瀉。

注之聲。湖畔則有水牛羚羊象類等。李至是熱病益劇。幾不能行。耳鳴體軟。有時昏仆。首觸於箱。爲其從者扶入帳中而臥。時李文司登已至非洲湖澤中央之區。體亦瘡健。土人告以其地江湖之浩渺。李聞而喜之。蓋李已抵湯更依卡湖流之南。復擬前往尤基基。以遵湖之東。因其地有亞拉伯人居處。且有家書預寄其地也。惟聞尙有大湖曰摩愛羅湖者在其西。湖水北流。李忽憶埃及當建造金字塔前數千年。卽有詢問尼羅江之來源者。迄今未知其地。或此大湖之所在。卽尼羅之源乎。於是不赴尤基基。暫置三載。不見之家報。力疾前進。卒於一八六七年十一月。探獲摩愛羅湖尼羅之源。至則宿於漁家。或操漁舟。溯洄其際。發見北流之河。名曰魯阿拉伯河。繼聞南方入湖之河。有名魯阿坡辣河者。尙未悉是河之來源。土人告李曰。是河之源。乃大湖焉。李聞之。欣然又欲往探。從者皆不欲。願隨行者五人而已。其不欲隨者。實爲亞拉伯人所惑。曰余憊甚矣。君跋涉長途。探地無饜。而不予恤。於是皆願赴尤基基。李慨然曰。余苟

一息尙存。決不與上帝所命之職守。毫髮相離也。仍毅然率五人前行。五人中。有名蘇希及朱麻者。忠實冠諸僕。及南行。途中見有奴車。皆以木桎枷頸。鐵鍊繫足以行。且行且歌。聲頗悲壯。李訝之。詢於從者。從者曰。是復仇歌也。『余身死兮禍患無憂。禍患無憂兮余靈自由。余靈而歸故鄉兮。必將加害殺戮吾仇者以復吾讎。』歌時。數呼其仇之姓名以誌深怨。李於其地。見亞拉伯商人某。待李甚優。贈李以麵條蜂蜜加非等。李乃復前行。而探得班奎洛湖。湖寬三百里。湖中尙有小島。錯落其間。李乘一小舟。詣小島。島人見李。乃大驚。李復緣湖行。湖畔水湄。海藻繁之。李涉足而行。水淺及腰。水性甚涼。李脛遇蛭。流血甚多。未幾。李離班奎洛而北。至亞拉伯人之村。亞拉伯人欲赴尤基基。李以家書藥材衣服。均在其地。亦欲前往。惜陡患熱症。病不能興。約越六星期。始以布牀。使人昇之以行。穿林逾河。或渡危崖。而至湯更依卡湖。既至。波濤大作。舟不得渡。未幾。乘機得渡。以達尤基基。時英國有布正珠類藥材包裹等。寄達其地。但李

僅獲一信。餘物皆爲亞拉伯人所攫。李在其地。繕信四十函。遣人送寄海口。亦均爲亞拉伯人所收沒。蓋亞拉伯人銜李甚。恐販奴慘狀。傳於外境。故欲梗其消息耳。蓋視李如老獅。力不敢殺。而又懼其噬人。惟有設筭以陷之而已。

第十三章 荆棘中之銃矢

時李臥病於小屋之廊下。驟見亞拉伯人。率其羣舉銃持鍊。往覓黑人。俄而鞭聲忽起。擄掠黑奴而歸。李其時雖病不能支。然自度苟體力回復。必革販奴之慘。意殊堅決。繼李復啟程西行。欲探一白種未至之地。曰滿尤馬。欲至其地。考察魯阿拉伯河。果爲尼羅河之來源。或孔哥河之來源乎。苟其地酋長。能爲己助。則余能發現尼羅河之來源。則必爲世所樂聞。若以此事喧傳於世。則於禁止販奴之事。或易爲力乎。故復力疾首途。逾湯更依卡湖。夜宿舟次。翌晨抵一小島。炊食已畢。復棹舟達西岸。旣而舍舟登陸。穿林越數小河而進。與滿尤馬之獵戶俱行。獵戶等攜有毒矢象兕等。李等旋止宿於山頭某村。其地山林佳

勝。原野平坡。見有一似人猿類。名曰沙柯。Soko。以掌擊胸。瑟瑟作鼓音。營巢於林。以蕉食爲餌。恆喜攫取小孩。力能搯人而碎其骨。或以小者贈李。則頗馴擾。每見李歸。必歡笑以迎。李行不與偕。則愀然出涕。臥則引席自蔽。汗則以葉爲巾。其他鳥類。亦復甚夥。至彼族男女身體。皆有黥刺。雜作月形鱷魚狀。初不以爲獮惡。而獨見李。則訝爲獸類。滿尤馬人待李尙優。惟有時疑李爲亞拉伯人而已。李跋涉既瘁。足脛瘍生。病而臥者歷八旬。侍者僅餘三人。李每於雨時。持蓋坐樹下。以口承雨以解渴。樹間蛙鳴。其音悠然。引以爲樂。未幾。李復至附近祿阿馬河之某村。河卽魯阿拉伯河之支流也。時又見被掠羣奴。由河對岸而至。男女老幼。無有能免者。試閱李之日記有云。見彼流血之衆若是。益令余心傷悲矣。魯阿拉伯河畔。每晨村人相集爲市。婦女鬻集。競以米麵蔬菜雞豚之屬。互相交易。或以舟至。或由林間間道來會。約有一千五百人。年幼之女。則售水以解市人之渴。熙來攘往。頗爲繁盛。李乃前往遣悶。顧而樂之。忽聞鎗聲。

驟起。市人驚擾。見有奴販之僕從三人。鎗擊街市。一剎那間。易爲悲境。男女棄物驚竄。操小舟而逃。其受傷者亦復甚夥。村人競躍入河中。欲覓水逃向彼岸。乃河寬九里。力竭被淹者亦衆。狀甚慘酷。李於是憤怒。欲報以手鎗。旋思既與開覺理無倖免。余不惜爲彼等義憤而死。特欲以慘酷情狀。暴之於世。以激刺世人之腦筋。庶皆欲以罪惡之營業。除滅之而後快。爲余惟一之責任。故不敢輕於一擊。李乃東行。欲還尤基基。至一小山。見所歷村舍十七處。均遭焚燬。皆販奴者之所爲。旋與從者。行一窄徑。道旁荆棘。時礙人行。忽於莽叢中。有流矢驟至。掠李身而過。墮於地面。未幾。復見一矢。由林際來。墮於李身前。相距一尺之地。蓋滿尤馬人。誤認李爲奴販。藉圖報復。幾喪及好友。蓋亦險矣。李乃前進。見有高約二丈之蟻山上。產有喬木。樹根經火焚燬。爲風吹折。向李直仆。幸未被壓。但塵土蔽其衣服。亦一險事也。其從者曰。君無論遇何危險。決不足以墮君之成功。閱李之日記有云。余於是日。設法蔽揜射矢者之目。計歷五小時之

久在彼則謂求復其親之仇。而在我則惟生死置之度外而已。李至是復病。然仍勉力登山涉水。穿林越澗。而至湯更依卡湖。欲達滿尤馬。其日記云。余在滿尤馬。檢讀聖經。自首至尾。共經四過。迨至尤基基體頗弱。時虞乏食。彼恆曰。余體殆如革囊儲骨而已。李二次所需之食用各品。郵達尤基基時。則復爲一回教縫工所攫奪。李聞之深爲憤恨。曰。昔人由耶露撒冷至耶利哥時。爲盜所掠。幸賴有利末人撒馬利亞人。爲之拯救。今余則無之。當余絕望之時。彼善牧者或離余其匪遠乎。時又聞鎗聲。其侍者蘇希喜躍奔至。告以有一白人來此。繼而出迎。見有黑人一羣。一白人。率一碩碩之黑奴。手擥美國國旗。彼白人蓋已歷地數千里。專踵迹李而來者。其人爲誰。卽施坦烈也。

施坦烈
美國英人因避仇逃亡

與李相覲見。李貌極清癯。其體似疲乏。鬚作灰色。帽色藍。以金緣其周。衣絳衣。下服灰色。施驟見李。欲攬抱其體。旋脫帽相呼曰。君爲李博士乎。李亦脫帽答

之曰然。答時面有喜色。蓋五年未遇白色人種矣。於是二人互相握手。不啻英美二國攜手於非州之中部也。施乃入室。以親友致李書札一革囊予之。李檢其小孩所書一二函。啟而視之。狀甚歡洽。其他各博士學會投札。暫不展閱。所謂家書抵萬金焉。

第十四章 李文司登最後之歷程

施李二人。既遇於尤基基。偕坐於茅檐之下。抵掌而談。李屢謂施曰。君之來也。不啻以新生命賜余矣。初李每日啜粥二餐。施至精神煥發。食量驟增。日進四餐。面有笑容。施後語人曰。李斯時自頂至踵。殆無一不呈喜悅之象也。李乃以頻年所歷奇異之事告施。迨日落時。即放舟湖中。溯洄其間。相與暢談移晷。李乃詢其蹤迹。施言余承紐約郵報主班納脫之電。招令速赴非洲。探君蹤迹。需費鉅細不計也。必得君之蹤迹而後已。於是二人偕遊尤基基之市場。見牛羊成羣。于于而來。湖濱漁人。亦載魚赴市。象牙商人。則舁象牙以就賈。老婦則以

李 文 司 登 寶 施 坦 烈

在 尤 基 基 晤 面 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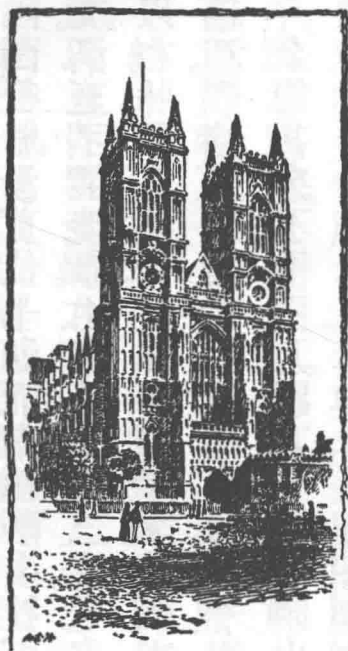
土族多人。皆匍匐奔至。欲與李等爲難。幸先避去。得免於險。詎意施陡患熱症。幸李已癒。乃爲之醫治。一日施偃息於牀。李持羅盤登山測量。忽有土人鬻集。食鹽果品。承筐是將。男子則操矛以爲警備。小孩則嬉戲食果。跳躑其間。旋二人乘一大剝木舟。率舟子十六人。象牙數百枚。載以泛湖。湖中河馬。時喘呼露頂。浮沈水際。夜則張幕於岸而宿之。翌晨日出霧高。復偕泛於湯。更依卡湖濱。見夫漁翁摸魚。花園蔬圃。掩映於左右。胡畔峙有高山。羣兒嬉水。相集湖濱。風景殊佳也。時突有人礮石以投李等。施怒。欲報之以鎗。李亟止之。曰。余屢受此厄。蓋彼誤認余儕爲奴販之亞拉伯人耳。既而循岸游行。略治晚膳。紅日既落。乃登舟而回。甫登舟。見有

施之從者。倉皇告施曰。主人速起。禍且至矣。乃以彈藥。施見土族麇集。一醉人爲之魁。蓋因亞拉伯荼毒其族。欲圖報復。彼等誤視李爲亞拉伯人也。幸李適奔回。急伸其臂示之曰。余等非亞人。亞人豈若是耶。於是土族等一聞而散。且道歉意。於是二人復回。尤基基度聖誕。擬乘二艇駛往。因言炎別地方。李暫待其地。施乃逕赴海邊。攜取貨品。并增雇從者。伴李返內地。時施屢勸李回。曰。君之家屬。君之愛女。君之國人。皆歡迎君回。君曷歸乎。李曰。余志尙未竟也。乃誦其女來函。并記於日記曰。『父乎。女深望父歸。但女雖望父歸。女尤望父所蘊志願之克底於成也。』當施李二人乘舟而起。因言炎別也。李舟在前。船脣樹一英旗。施舟在後。亦樹美國國徽。而竿則較長。李笑謂施曰。余將前進。截一最高之椶樹以爲竿。則高出汝上矣。是爲盎格魯薩遜族國家。在非洲湖泊內地。相接洽之始。舟子等亦復興高采。烈歌嘯笑語。意甚得焉。施之來也。其途中。遇有蠻族。頗受危險。故於其歸也。乃迂道避之。而從者卽是意以爲歌謠。其

詞曰。余等得脫離華卡與文若等蠻族兮。哈哈。不受米利芙族之欺凌兮。嘻嘻。并不贈予啟阿辣人之布兮。呵呵。歌時力操其舟。直行如駛。而陸行一隊。則率羊驢等畜。循湖而行。此唱彼和。如響之應。越數日。陸行者行趨間路。而至因言炎別途。中見有芝獵芙。頭一名長高一丈七尺。擷樹葉而食。亦非洲特產獸類也。未幾。舟行者亦同抵其地。施坦烈日記云。余於晨間。至其地。見李食物無味。余亦憂慮不欲食。余於是欲與李別。赴海口。初擬五時即行。迨至八時。乃與李握手告別。雖余慣歷江海。但與李話別。不覺涕出。每一回顧。見此老烈士。尙俯首搖手。以示別意。未幾乃返。是卽李與白族人最後相別之時矣。李居其地。候施所寄之貨物。及代雇伴役。久而不至。計歷五月。時李致謝紐約郵報函有云。『余孑然一身。處於非洲內地。頗覺孤寂。然余深望英美土耳其等國人。能禁遏奴販。以治世界潰爛之惡瘡。尤望上帝之曠啟也。』此語迄今。猶傳誦之。迨貨物件役既至。李復啟程回。欲探魯阿坡辣河。果爲尼羅或孔哥河之源流與否。

先向西行。循湯更依卡湖而南。繞班奎拉湖。連日霪雨不止。李極爲困難。體頗不支。漸至不能涉水。由蘇希朱麻二人負之而濟。水及其頰。後且不能坐。二人乃以布牀舁之而行。然舁者每步。李體輒震痛。於是渡濕地。涉高岡。履險隘。穿林越澗。皆恃蘇朱二人。如慈母之荷其子。繼而不能爲日記。其最後之日記有云。『余憊甚矣。不得已乃歇。乃令從者購山羊乳。余等乃止穆里拉木河岸。』是卽李最後之筆述也。既逾河。而至依辣拉村。李呼曰。釋余下布牀。蘇等乃舁置茅檐之下。急爲李結一新茅舍。復舁李於其中。李謂蘇曰。將余時計來。蘇卽以時計進。李卽捺轉其動機。時戶外有火。射入李房。略有光。時將夜半。蘇聞李昏迷中曰。吾等已至魯阿坡辣河乎。蘇曰否。甫逾穆里拉木河也。李詢曰。然則抵魯阿坡辣河。尙需幾時。蘇曰三日。蓋李一息尙存。而探地之心。卒不稍懈。既而李微有歎息。蘇乃回己帳。使童子守之。俄而童子告蘇曰。李需藥籠。蘇卽以藥籠進。使之自檢。既檢。乃謂蘇曰。汝其睡乎。天將黎明。童子奔告蘇等曰。余甚

威 斯 明 斯 德 堂



懼。君等其速來。於是蘇朱及其他三人進李帳。見其燭影搖光。李屈身跪牀下。以兩手承腦。狀似禱告。然久而不起。羣諦視之。蓋先導之李文司登。已探獲永生之樂土。誕登彼岸矣。時雞鳴欲曙。殘火將熄。蘇等皆圍繞屍體。低聲集議殮葬之法。各以愛護其主之熱忱。而定忠勇之計畫。先以李之心臟。埋於村外樹林之下。而誌之。於刻樹字。繼以香料掩護。保存屍體。裹以布帛。昇之以槓。欲橫逾非洲而歸葬英國。李既跋涉一世。而尤以死後旅行爲最奇。伴送其屍者。共有黑人六。其三人。則蘇希朱麻及溫瑞

特約谷是也。至是三英國人皆渠等昇送

李屍。登山涉水。穿林越澗。且渡十二里寬之魯阿坡辣河。與饑餓戰。與猛獸戰。與野族之鎗矢戰。備歷艱險。以達其愛護主人之悃忱。後

遇某村。村人不許李屍入境。蘇等乃以李屍重復包裹。如布疋狀。復以木片雜物。僞爲李屍者。令人舁之折回。因年炎別。而陰以李屍舁越其境。以飾村人之耳目。然後送達東方海口。附英國巡洋艦而回國。於是國人哀唁不已。憶三十五年前。李文司登爲學生時。曾游威斯明斯德大堂。見殯葬其地者。皆盜格魯撒遜之帝王。及歷代英雄文士武將聖賢之徒。墓表巍然。令人欽仰。不意至一八七四年四月十八日。李亦正邱首於是堂。建樹碑碣。以垂永久。蓋亦李所不及意料者也。

第十五章 豪傑之林

作者恆徘徊於李碣之下。讀其墓碣有云。忠愛之黑人。跋涉海陸。舁送李屍。歸葬英國。而不禁穆然以思。其屍雖歸。而李文司登之精神。猶在非洲。進行而無已也。余之忽生是感也。其故有三。(一)君不見威斯明斯德堂畔之太姆士河。非卽一千五百年前之太姆士河乎。忽憶曩昔此河畔。年幼男子。亦曾被掠。販

運羅馬。以爲奴隸。其情狀於李文司登在桑錫巴目擊奴場情狀相若。可知李
心之悲慘。然今也則何如。李所親見之奴場。今則已易爲禮拜堂。非洲奴販已
除。人民復其自由。禮拜堂中恆聞非洲童子高唱主遣我醫治傷心人釋放告
訴者之經文。而講壇之上。復有黑人演講有人呼預備主之道如直行之路等
語。是即可覘李文司登猶在非洲進行之證一也。(二)某童子曾見李乘馬於
蘇格蘭。見其御者雄健。駕馬直駛。其行如矢。而此童子此時雖薄游於蘇。而其
心則在非洲也。某童子私心竊念。苟余得播道非洲。當亦如李文司登之進行
無已。天必助余爲非洲播道之後起者。於是即取李氏所著播道非洲記。循環
讀之。後果傳道非洲。其所成之功。可與李相伯仲。不啻爲李之所欲爲。其人爲
誰。卽司徒爾德也。是即可覘李文司登猶在非洲進行之證二也。(三)非洲穆里
羅坡里有老叟名李綏管一者。於七十年前。聞一白種醫生演講耶穌救世之
恩。時雖孩童。聞而識之。至李葬後。有某教士者。至穆里坡羅里播道。卽詢其地

土人有願隨至其地。逾喀辣哈爾野。忍饑渴。冒危險而爲主宣道者乎。年少者均不答。獨老年之李綏管曰。余願往。汝等少年可續至其地。尋余屍而葬之。要知余之願往者。所以服從耶穌之命。汝等既不願。余故樂而代之。李綏管一蓋未忘李文司登之遺言。故毅然竟行其志。未幾功成而回。然則李綏管一所闢播道之途。不啻李文司登之所闢。今日少年之往者甚夥。是可覘李文司登猶在非洲進行之證三也。以故李文司登其人雖歿。而其精神。則仍在非洲進行無既。恆時時導人至非洲之森林部落間。以及山陬海澨。爲救主耶穌盡瘁播道。迄今猶聞其號令之聲。以振發吾人之聳聵也。

今有一年老勇士。扶杖圍鑪。坐而觀火。彼稔知李之軼事。較詳於他人。其人非他。卽李文司登至三比西河時。所偕少年醫士紀某。引爲己助。同嘗艱險者也。李葬其妻於有疫之河岸時。紀亦偕奠於墓側。蠻族以流矢射李時。紀亦偕行於林中。紀嘗以寓壁所懸矢示人曰。是卽林中之流矢也。回憶曩昔登山越澗。

眺望非洲有聲之烟。及鋸黑奴桎梏而釋其縛。化非洲蠻族而爲良友。皆未嘗不與李共。今則皤然老矣。茲紀其所言軼事如下。

紀醫士之言曰。余與李文司登同湖三比西河也。見河廣數里。俄而窄狹。束水下駛。而成灘瀑。時余舟先發。李舟尾躡於後。余舟棹至水深流緩之所。忽遇漩渦。觸石而覆。余見水勢猛烈。波浪掀翻。亟告戒李舟。勿蹈覆轍。然余所攜日記器具圖畫標本。則皆付諸東流。不可復得。時余雖被溺。猶幸水石相搏。互相牽掣。故余與覆舟。皆不離原所。余遂得免於滅頂。惟水勢牽掣余足。其力至鉅。余幾疑已被鱷魚所噬。李於此時。棹舟而退。艤而登陸。乃以繩援余出險。余等既出險。不意尙有最大之險灘。橫沮於前。余思既不能昇舟以行陸地。復不能使小舟。越此險灘。乃決意舍舟遵陸。盡取舟中什物。移置岸上。余等乃攀登巖石。瞭望前灘。不意舟子放舟而遁。俄見一舟疾行如駛。直抵前灘覆焉。未幾又見一舟續至覆焉。俄裂爲二。苟曩者余舟不遭顛覆。則余等舟中人物。必同歸於

盡亦云倖矣。紀醫士之家。有花圃焉。陳列奇異之品物。卽象之腦髓及河馬之顎骨。紀曰。被河馬所噬而能生存者。殆僅余一人而已。昔余與李乘舟溯賽爾河。余實司舵。因避水藻。迂道而前。余支股於船舷。詎意其時。水勢汹涌。於水浪中。見有一大河馬之顎。開張極廣。其下顎切於舟底。上顎置於支股之舷。幸瞬息釋而他去。未合其吻。否則余股必隨船舷而遽去矣。馬哥羅羅族人云。是殆有神助也。

紀復述及非洲東部禁奴之情狀。曰。一日余見土王召集各酋長。余卽當衆宣言曰。余目擊販奴之慘。不勝枚舉。愚意必擬永遠杜絕。且告以英國已派遣巡艦。駛抵海口。尙有八艦。不日當來。隱示以封港之舉。苟阿刺伯人經營正當商業。必許其自由。獨販奴之業。必遭干涉。余乃再三諷其訂約。永杜販奴之事。卒之締約而散。蓋販奴之權。操諸諸酋。設不於此時要其信誓。卽土王亦無能爲役也。時王歲入六十萬金。迨禁奴之約已締。王喟然告余曰。君喪我之利權亦

巨矣。余慰之曰。毋然。子姑待之。殆較勝於前日也。越數年。彼商人改爲正當貿易。王之歲入。驟增至一百六十萬。余言果大驗。後王遇有疑我規勸。余必以是經驗之言爲之徵。王乃心折。

紀復云。苟李知今日非洲情形。大爲改革。彼必欣然大慰。桑錫巴之奴場。其地主爲印人。余乃勸伊捐入教會。今已改建禮堂矣。嗚呼。余之服膺李文司登也。且敬且愛。李生平不慕榮利。不避艱險。一以拯救非人爲專務。具百折不回之志。無一毫畏懼之心。雖艱苦備嘗。而絕不畏蒞。其於傳教。則復和光同塵。謙抑逾衆。天生英傑。實使代上帝以救蒼生者。故其精神。至今奕奕有生氣焉。

非洲播道之開祖終

中 西 名 表

NAMES OF PERSONS AND PLACES, &c.

Ajawa, 安甲窪	Kalahari, desert, 喀辣哈里野
Algoa Bay, 阿理哥阿灣	Kasai, 嘎舍河
Arabs, 阿刺伯族	Kawawa, 嘎窪窪
Bakaa, 巴喀	Kolobeng, 葛洛奔
Bakwena, 巴奎納	Kongone, 康阿尼
Bangweolo, 班奎洛湖	Kuruman, 枯茹曼
Baraka, 巴拉加	Lepelole, 李比羅烈
Barotse, 伯洛赤族	Libonta, 烈本塔
Batlea, 巴脫略	Linyanti, 利年德
Benguela, 班奎拉湖	Lishokwani, 李綏管一
Bennet Gordon, 班納脫	Loanda, 羅安達
Bombay, 孟買	Lualaba, 魯阿拉伯河
Bushmen, 林居者	Luapula, 魯阿坡辣
Cape of Good Hope, 好望角	Luama, 祿阿馬河
Cape Town, 開普屯	Mabotsa, 馬坡宅
Charles, Prince, 查理王	Makololo, 馬哥羅羅
Chitapangwa, 齊達滂窪	Manganja, 滿干加山
Chonuane, 爵奴安	Manyuema, 滿尤馬
Chumah, 朱麻	Moero, 摩愛羅湖
Congo, 孔哥河	Moffatt, Dr. Robert, 穆甫德
Culloden, 喀勒登	Molepole, 穆里坡羅里
Dilolo, 第羅羅河	Molilamo, 穆里拉木
George, King, 喬治王	Morumbwa, 摩仁泊灘
Glasgow, 格拉斯哥	Mozambique, 莫三鼻給
Gutzlaff, Dr., 喀刺拉甫先生	Musa, 摩薩
Hebrides, 錫伯利島	Ngami, Lake, 安米湖
Ilala, 依辣拉	New York Herald, 紐約

Nile, River, 尼羅河
 Njambi, 占畢村
 Nyassa, Lake, 尼安薩湖
 Ongar, 恩嘎爾
 Orange River, 奧蘭治河
 Pearl, Boat, 珍珠船
 Pioneer, Steamer, 先導船
 Quilimane, 奎里曼
 Rovuma, River, 惹蕪馬河
 Sechele, 希希利
 Sekeletu, 薩哥羅特
 Shinte, 新特
 Shire, River, 賽爾河
 Shirwa, 日內瓦湖
 Shupanga, 蘇班加
 Stanley, H. Morton, 施坦烈
 先生
 Stewart, Dr. 司徒爾德先生

Susi, 蘇希
 Tanganyika, Lake, 湯更依卡湖
 Tette, 脫特
 Thames, River, 太姆斯河
 Thompson, Rev'd, Dr. R. W.
 湯穆森先生
 Ujiji, 尤基基
 Unyanyembe, 因言炎別
 Victoria, Falls, 維多利亞湖
 Wainwright Jacob 溫瑞特約谷
 Waterloo, 滑鐵盧
 Westminster Abbey, 惠斯明
 斯德堂
 Young, Mr. 楊先生
 Zambesi, River, 三比西河
 Zouga, 蘇嘎
 Zanzibar, 桑錫巴

